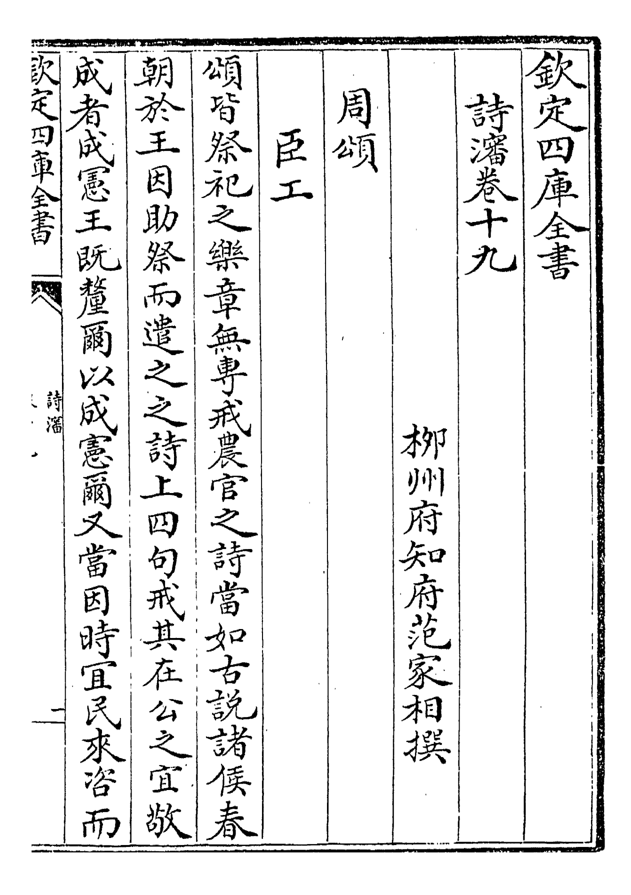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經部



詩瀋卷十九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周頌

臣工

頌皆祭祀之樂章無專戒農官之詩當如古說諸侯春朝於王因助祭而遣之之詩上四句戒其在公之宜敬成者成憲王既釐爾以成憲爾又當因時宜民來咨而

來茹也保介者天子之車右非農官之副以其近君故隨地以農事相勗明昭上帝明年豐祭盛皆由感召所致也

或曰助祭而遣諸侯何以重言農事此乃耕藉時戒公卿諸侯大夫之詩也月令九推之禮在孟春正周之暮春又國語曰農祥晨正王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王即齋宮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即藉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畆此詩

蓋裸變時歌以戒公卿大夫諸侯者也此說雖古所未有而與詩義却合

噫嘻

豐年為秋冬之報此爲春夏之祈一祈一報首序不可易也成王即成王誦非成其王業之謂言成王之德既昭格於上下復專勤於農事率是典農之官敎民大發其私田及時而服耕所以秋成稌黍之多如此蓋康王祈穀之樂章祈天之降康如成王時也

終三十里者萬夫之田即下所云十千維耦舉一川之衆而天下之服耕者可知私者八家所受之百畝對公田言則謂之私也朱子謂鄉遂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田意謂天子勸農止及鄉遂耳夫謂天子勸農止及鄉遂可也謂鄉遂之中無公田而皆私田不可也遂人鄉遂之制即匠人都鄙之制原統天下之井田而言非僅王畿之田已詳大田之詩

振鷺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而遣之於廟之樂歌稱之曰客親之曰我欣愛之至也嘉其惡斁之厝泯勉其美譽之永終慰勉之勤也辟雍有水而鷺集之詩人因所見以起興取其潔白之意非以客之白衣為興

豐年

序曰秋冬報也鄭氏以爲嘗烝祭邕亦云秋冬嘗烝之所歌蓋魯詩說耳蘓潁濱曰報者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之類非烝嘗之祭其曰烝畀祖妣者謂進享先祖皆方

社八蜡神功之所致耳曹粹中曰秋冬大饗四方八蜡無所不報同歌是詩非特宗廟方社先農也二家之說當矣蓋噫嘻祈穀於帝豐年之報亦報上帝一時宗廟百神備洽百禮要皆歸本上帝豈是嘗烝之祭

有瞽

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又曰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是奏其新定之樂以告於廟特為一祭而非常祭也范處義謂合乎祖即是祫祭非是詩非祫祭語氣按月令季

春之月擇吉日大合樂孟夏命樂師習合禮樂季冬大合樂此合於祖正是合樂於祖廟非祫祭也但月令不言祭

田當作𨌴鄭箋小鼓之在大鼓旁者周禮太師曰奏鼓𨌴蓋先擊小鼓以引大鼓也孔疏經傳無田鼓之名毛傳誤耳𨌴謂之應亦謂之鞞縣鼓大鼓也有三鼓路鼓晉鼓賁鼓夏后氏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之故曰縣鼓足脉以趺而楹貫於柱垂於簨簴之間者也晉鼓以鼓金

奏此則路鼔也凡樂以金玉二音爲重次莫如草以其節樂而用多也肅雝和鳴四句言神人感格和平即書云祖考來格虞賔在位羣后德讓之意

潛

孔疏冬則衆魚皆可薦春惟薦鮪而無詩蔡邕獨斷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之所歌則爲通用之樂歌矣古之薦魚猶之薦新蓋特爲一祭

雝

序以爲禘太祖之詩太祖后稷也禘太祖則當並舉帝嚳后稷何以止言皇考烈考蓋成王三年喪畢致武王新主於廟而吉禘之詩故曰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若有餘慕也朱子本劉向封事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似不合

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鄭氏謂歌雝以徹似雝乃徹俎之詩也小師云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小師言大祭祀則樂師爲大祭祀可知蓋祭有大小

而雍徹則一序云禘太祖者舉其大祭而言耳凡祭皆歌雍以徹而詩則作於成王吉禘之時

徹之歌雍惟王廟為然諸侯無辟公況乎三家之堂可見詩人取義所在矣薦廣牡而相肆祀唯其竭盡誠敬是以獲假皇考之靈綏予孝子又言我皇考之德既宣通明哲而宜人亦允文允武而維后豈獨綏予孝子哉方且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矣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二句之說非一或以烈考為武王

則上文何以明云皇考此又曰烈考況嫡子於母義更
未安或以烈考為文王則閔予之詩何以稱皇祖不稱
烈考乎李迂仲曰烈考與皇考無二洛誥明云烈考武
王弘朕躬何疑於此之稱烈考然母與考對太姒為成
王之王母武王之王妣何當與武王對舉乎不知此詩
爲禘祭而作也禘自后稷以下一堂合享上云燕及皇
天言下已包烈祖在內皇天既所燕及則烈祖在天之
靈無不燕及可知此云烈考明指文王以作周受命之

功烈言之曰烈考猶商頌之稱成湯爲烈祖也孫稱祖曰皇祖考豈不可云烈考乎右尊也言皇考燕及皇天故得長右烈考亦右文母非細味詩文不明

此詩大饗亦用之仲尼燕居云大饗之禮客出以雍是也蓋禘祭列辟咸聚大饗列辟亦咸聚周初樂多通用耳取詩中來雝雝至肅肅之意如振鷺亦用之於徹記曰徹以振鷺取其惡斁胥泯夙夜永終而已

於薦廣牡是天子自薦大牲相予肆祀是諸侯助之陳

饌記曰君牽牲夫人薦盎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牽
牲正是薦牲集註誤以屬之助祭之諸侯

載見

序云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謂周公歸政成王諸
侯來朝因率之以祭武王之廟載始也下文明曰率見
昭考以孝以享其文甚明成王喪畢祭廟有烈文一詩
此乃歸政祭武王之詩
諸侯助祭惟開國建都與新君即位乃六服羣至其餘

大饗大祫亦惟近者咸聚葢周制六年一朝斷無頻年至京之理其至者畿内同姓之侯耳成王歸政與新即位同故六服畢至也率見者諸侯朝王之後至祭時伯率之以見昭考非成王之率之也

有客

振鷺美二王之後此詩專美微子武庚滅而奉殷後者唯微子矣故於其來見周廟而美之非常用之樂歌殷尚白故微子亦白其馬萋且敬慎之貌當從箋傳

武

左傳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孔氏曰卒章者終章之句是以耆定一句自為一章也然傳又以賚之敷時繹思為大武之三桓之綏萬邦屢豐年為大武之六則此篇與賚桓固統爲大武之詩而此特大武之卒章耳大武六成應有六詩孔䟽非也

大武在酌桓賚之先經之次第與左傳不合小序祗以此篇為大武而酌桓賚之為大武與否無明文諸說紛

然

或曰酌即是勺別是舞名見於内則明不在大武之内孔疏則取頌之三十一篇摘其告於武王之詩皆為大武昊天一時邁二執競三有瞽四載見五武第六酌七桓八賚九以為大武之次然左傳明云賚三桓六武爲卒章此顯然不合也

杜預注左傳謂是楚樂歌之次第夫楚子明舉周頌何云楚樂葢不可為訓矣

按樂記言武之六成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曰成猶奏也曲一終爲一成盖舞人每越一位則歌一詩以爲舞節分之則武酌桓賚般皆是樂名合之則六詩各為一成皆大武也其言必有所本且與左傳不相背但令頌次第紊亂非復古樂章之舊耳

姜氏炳璋曰大武舞為北出詩為勝殷遏劉言北伐之志

即止殺之心統揭六成大旨故爲大武之首章如獨奏此章亦名爲大武

酌為告成大武於舞為再成滅商詩為純熈大介殷滅而武功始成此爲武之六成

賚大封於廟也於舞為三成而南於詩為敷時繹思克殷反商興滅繼絶大賚之時也

桓講武類禡也於舞為六成於詩為綏萬邦屢豐年此成王追述武王之功而凡講武類禡亦歌此詩

惟般義無取先儒謂南國既疆後祀名山大川歌以爲四成之節而五成之章無聞其詩亡也

五詩俱大武之章而賚般桓小序不言大武者以武言奏大功酌言告成大武詩俱連章不必更表而出之也其先後失序則秦火之後毛公承之不易耳

夫子編詩六詩俱存今五成之章獨軼考國語伶鳩州謂武王克殷之頌有夷則之羽黄鐘之厲太蔟之宣無射之羸說者謂厲近於武宣近於賚羸近於桓亦屬影

饗晏之頌之亡軼豈一二數哉以上臣工之什

閔予

此成王除喪而釋服於廟之詩曰予小子曰嬛嬛在疚是三年喪畢餘痛未忘哀慕迫切之詞舊説謂周公居攝成主雖除喪而未得朝廟及七年歸政後乃得廟見此乃歸政後廟見之詩非也周公居攝未甞即位乃禁嗣王不得廟見其意何居且成王釋服不於祖廟而於何地豈公不歸政之時成王不稱天子耶竹書紀年云

成王四年春初朝於廟是三年釋服即朝廟也弗謂竹

書不足徵信

敬止二字是文武傳授心法武之永世克孝陟降庭止

正是敬止夙夜敬止是自厲其繼序之思非以敬止自

居

訪落

序曰謀於廟也謂祀武王謀羣臣於廟中以求治道也

將助也言助予以循昭考之道恐予繼此之判渙也紹

庭指武王言武王紹文王之在庭其神或上或下時陟降於厥家用佑啟我後人庶幾休美時降得以保明其身哉

曰未堪家多難指武庚之亂也大誥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又曰唯予小子若涉淵水予唯往求朕攸濟正是詩意

敬之

此與書之無逸相表裡當是周公所作葢公率羣臣以

進戒於王而王受其戒也首章進戒之詞二章受戒之詞

敬之敬之述文王止敬以爲戒故答之曰緝熙于光明即下章所謂顯德行也日就月將是效其緝熙佛時仔肩言頼羣臣之輔弼仔肩時時示以顯德也

小毖

予其懲而毖後患言自今以往庶其知所懲創也莽蜂之能辛螫桃蟲之化飛鳥天下之患每由忽小而起昔

之家難如此今何堪以復見予不敢以事平為足樂唯慮後此之復集于蓼為可虞是在諸臣之弼予哉管蔡祿父之叛原非小事此言其初搆流言之始視之不過如荓蜂桃蟲之小耳

陸機曰鷦鷯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雕陸師農之說亦同此於理自或有之但即詩意繹之似不然若曰桃蟲雖名為蟲而實即鳥也其翻然而飛可以無所不至喻其不可制之意耳

載芟

此合下良耜與豐年噫嘻同為一祈一報之詩似無分別鄭氏以噫嘻之祈春夏有事於上帝也載芟則但是耤田社稷之祈豐年之報秋冬嘗烝於宗廟也良耜則但是秋成社稷之報諸家疑而辨之未析也余考禮之社有二一北郊之社與郊對舉中庸所謂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祭法所謂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是也一是庫門右内之社不與郊對舉專祭土穀之神以勾龍后

稷為配祭法又曰王自立社曰王社是也均名為社而大小不同序云祈社稷者祈年于王社此乃祈穀於王社之樂歌良耜乃秋成報祭王社之樂歌也此詩用於耕籍之後耕藉後即祈年於王社故序曰藉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本未有誤但誤以庫門内之王社為大社耳朱子不知其誤而指為豳頌亦誤再考臣工一詩或指為耕藉之歌者是耕藉時王方祼鬯歌以戒百官之詩與祈年之歌不同各有所用非重出也

述年豐收穫之多祭祀之盛而曰匪且有且匪今斯今

者道神惠之已然邀歆格於來茲正見祈求之誠不必明言祈穀也集傳不知所用失之矣

篇分四節自載芟至有依其士從耕耘以至饁餉明農務之勤自有略其耜至萬億及秭從生穀至收穀明年登之足樂自烝畀祖妣至胡考之寧因豐收而感祭祀昭神貺之隆自匪且有且至朱援往歲以望今茲大祈求之意

良耜

良耜之報詩已明言之矣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記曰天子祭宗廟之牛角繭栗祭社稷之牛角尺有捄其角正是角尺且民間祭賽里社安得用太牢耶犉牡黃牛黑脣也地官牧人陰祀用黝牲今用黃者正禮用黝報功則黃以社是土神故用黃色仍用黑脣也詳見孔疏詩亦分四節自畟畟良耜至實函斯活播種之事自或來瞻女至黍稷茂止耘耔之事自穫之挃挃至婦子寧止收穫之事末四句報祀之事

絲衣

王者於祭之明日賔尸於廟門外又祭之謂之繹言尋繹昨日之祭也周謂之繹商謂之肜夏謂之復胙賔尸者以賔禮事所祭之尸也卿大夫曰賔尸與祭同日天子則在明日又謂之祊楚茨云祝祭于祊是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内祊之於東方失之矣蓋繹祭雖輕於正祭然其禮當在廟門内之西夾室不可失也

此與大雅之鳬鷖不同此乃繹祭之正樂鳬鷖則繹而

燕公尸之樂故見鷺入雅而絲衣入頌凡頌皆正祭之樂 繹祭輕於正祭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周禮膳夫徹王之胙俎膳夫以士爲之故首以絲衣載弁說起堂者門側之堂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是也自堂即自塾也蓋門之内外夾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内兩塾北向也有堂則有基基者門塾之基祭器陳於堂牲物陳於基總下文言之也自羊徂牛凡陳牲必由小以至大也鼐鼎及鼒鼎烹牲體陳和羮次第

以舉事凡皆士之行禮之事非同正祭必王親自視濯省牲告潔也爵與爵上中下三等之别爾雅與絶大者謂之爵圜弇上者謂之鬳天子諸侯有牛與大夫羊與士則魚與豕與非用牛者不用爵士大夫所用不過與鬳而已覆與有巾謂之冪凡視與者舉其冪此禮文之散見於詩可補儀禮特牲之未備者

鄭箋本特牲以自堂徂基為視壺濯籩豆告濯具自羊徂牛為視牲告充鼐與及鼒為告潔皆宗人為之郝氏

敬曰繹祭殺於正祭牲牢器皿皆因祭之餘有司徹云鼓音尋尸俎非别殺牲先夕省視也如王親省則大小宗伯皆從豈越卿大夫而用士哉鄭既云繹祭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乎姜炳璋曰繹祭于腥肆爓腍鼎俎籩豆之屬無不備具若天子必親省不勝其煩矣有司徹云鼓尸俎卒鼓乃升羊豕魚三俎無腊與膚乃設扃鼏陳鼎於門外如視則天子諸侯亦當視此皃鷺曰旨酒欣欣燔炙芬芬而謂繹有異牲耶詩言絲衣爵弁

之士自堂而之塾之基自羊而之牛之牲鼎鼒以烹牲體薦以盛和羮皆徹之以陳於廟門之外非王之親省也

酌

此大武再成之樂歌儀禮燕禮若舞則勺內則十三舞勺或作為葢舞曲也酌其時之可不可曰酌時不可則為十三年之養晦時既可則為壹戎衣之大介也言於鑠王師始則遵養韜晦繼則乘時純熈大介而成功皆天

天之寵我王而受之也蹻蹻哉王之虎臣維王造士之多斯大功所以易成也用是嗣於後世惟此至公之心大白於天下允服其師師之衆焉此為告成大武般商既滅其音顯然

桓

此大武之六成也大功既成繼以大有非天命有在乎唯桓桓之武王保有此如虎如貔之士臣策臣力以克定我厥家其功丕昭于天皇矣哉代商而有天下也

此非武王之講武類禡也天下定而歸功臣下益以見桓桓之盛烈故左氏以為大武之六章樂記所云復綴以崇天子也

賚

此大武三成之樂歌記所謂三成而南也大武之三成舞者由三位以至四位極乎北而反乎南象克商而南還于是封賞亟行於廟而將帥之士皆為諸侯矣濟濟多士皆文王之貽我而受之者故推文王勤求之心所

以敷布於今時者當尋繹而思其故也我之徂殷維以求百姓之安定而今已定矣因是須新命以行賞賚爾其可不重繹文王勤求之德哉又以戒之

般

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蓋時巡祭告之詩天子巡狩所至必告祭其方之岳也武王在位七年於庚戌祭告之後初行巡狩之禮此其樂歌也與時邁不同時邁是大告武成於所過之名山大川此則巡狩告祭於所至

之方岳故時邁言莫不震疊此但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隮山喬嶽尋文可以省義也此爲大武之四成記所云四成而南國是疆也或疑詩中不見此意不知南國既疆之後乃行巡狩之典祀名山大川何必一一縷舉之乃為四成之詩乎

陟其高山嶞山喬嶽言山之或高大或隮而長非一狀也隮即長也翕河逆河也河之合流而入海者謂之逆河允猶翕河謂圖河之次第而祭之敷天之下裒時之

對謂敷威德於普天之下裒百神以昭對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百神懷柔奉若王命是謂時周之命

詩瀋卷十九

詩瀋卷二十

柳州府知府范家相撰

魯頌

總論

魯之郊禘非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先儒之說有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但言魯之郊禘不言成王賜魯郊禘一也明堂位祭統皆出漢儒賜祭之文在

漢文分封三王已著其說雖非劉歆之偽竄而實未見之經傳尚書三傳不可取信二也自伯禽至魯惠公凡二十二世始請郊廟平王使史角止之使成王賜魯郊禘在惠先公何必請命平王亦安能止之故春秋自隱桓莊以下並無卜郊卜禘有事於太廟之文而僖公八年後遂一一書之可知僭自僖公三也即以詩證之閟宮三章首述分封但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不言賜祭下乃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明明指出禘始僖公四

也如郊禘始自伯禽何以無頌詩貽後而獨有閟宫一篇即此可見魯之先公無重祭五也考僖公之前惟閔公二年書禘者一乃是吉禘非大禘是賊臣慶父所為正僭亂之漸至僖公遂公言賜祭若固有之僭郊因以僭頌詩曰是饗是宜言外豈無微詞或曰隱公四年初獻六羽正是僭郊之始蓋隱公於周桓王時業已得請而不敢舉行至僖公乃居然行之是亦一説要不得謂郊禘始自伯禽也

後序謂季孫行父請命於周史克作頌考行父於宣公六年始見於經至襄公六年卒左氏稱其相三君宣成襄而無私積若僖公時安有行父適周之事史克即里革與行父同時恐請命作頌別有其人而傳訛耳然僖之僭郊作頌即此亦是明証

頌皆祭祀之樂章體莊曲短而魯頌專美其君有似變風變雅是頌之變也僖在魯稱賢君而春秋所書如城項伐邾取濟西田與夫人姜氏如齊會齊侯其失非一

而僭郊作頌其罪尤大

駉

古者天子諸侯皆重牧事宣王中興雅有考牧衛文渡河風美騋牝故詩人即就駉牧以美僖公曰思無邪曰思無疆猶定之言秉心塞淵即駉牧之用心如是而他可知矣

季氏本曰詩所叙之馬凡十六種毛公謂諸侯六閑馬四等首章為良馬二為戎馬三為田馬四為駑馬考經

文不言馬之高下而皆曰壯至於車則曰彭彭伾伾繹繹祛祛皆言其有力而能勝車未見有四等之分也按三章驒駱駵雒駰未即是戎馬若四章之駰驔騢魚並非駑馬可知彭山之説是也

有駜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李迂仲曰僖之賢臣惟季友臧文仲而已季友不死子般之難文仲有三不仁三不知安得為有道乎按三章俱君臣燕樂之詞亦不見

稱其有道意以僖公重農養士上下和睦而美之乎

泮水

序謂僖公能脩泮宫言外已無餘義采芹采藻小大從公而匪怒伊教當此學校廢弛之日僖能愛賢育才如此可謂加人一等但詩多溢美耳

平淮夷一事叙至四章之多考僖公十三年從齊桓會于鹹討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又從齊桓會于淮討淮夷之病鄫只此二事皆因人成事他無可考所謂獻馘獻

因及元龜象齒等語悉非實錄或以末章式固爾猶淮夷卒獲二句疑為未定之辭益是强說

按詩凡八章首三章美公之脩泮宮者已畢四章美其允文允武昭假烈祖而曰靡有不孝是美其能紹文武周公伯禽之業也夫泮宮者伯禽始封于魯之所作非作自僖公但僖公重修之耳五章首曰明明魯侯既作泮宮是追叙伯禽始作泮宮甚明然則淮夷卒獲獻馘獻囚皆叙伯禽之事無疑矣尚書費誓叙曰伯禽宅曲

阜淮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其文曰徂兹淮夷徐戎並興正與作泮宫服淮夷語語印合蓋追述前勳以美公之能復舊業耳末言懷我好音來獻其琛意僖公時淮夷尚能脩職備賂而詩特侈言之

閟宫

閟宫非姜嫄與閔公廟也詩首言后稷太王繼及文武以逮文公三章總言龍旂承祀則非一廟可知况下云春秋匪懈夏而楅衡秋而載嘗是時祭也云皇皇后帝

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孟春郊祀也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是祭太祖也其祭非一則廟亦匪一蓋僖公大脩羣廟故歷舉而美之當從集傳泛指羣廟

顧氏絳曰太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翦商詩特本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猶泰誓言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康誥言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也

三章自王曰叔父至土田附庸述成王命伯禽之詞自周公之孫以下言伯禽郊天配祖之事四章自秋而載

嘗至萬舞洋洋言祭之盡禮自孝孫有慶以下言祭之獲福可見僭郊實始僖公詩文顯然李迂仲曰春秋書郊多矣皆譏其僭而詩乃美之左氏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不知諸侯用郊禘果可以為禮乎僖三十一年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以四月而卜郊卜至於四安在其為春秋匪懈享祀不忒也哉安溪詩所曰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知魯之郊自僖公始其可謂成王之錫周公乎公羊曰魯郊

非禮也

龍旂承祀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侯建之僖雖僭郊猶以龍旂承祀不建太常甚明乃明堂位直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按詩明著此四字言建龍旂者乃祭上帝而接之曰是饗是宜是美即為諷也魯之禘與周徼異萬氏斯同曰公羊傳於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曰大祫也大祫即禘也又曰毀廟之主陳於太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下及羣祖與

天子同推所自出與天子異明堂位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言禘禮止言周公則不推所出也此詩既曰周公又曰皇祖朱子曰皇祖羣公也合已祧未祧之主其為禘可知不言文王不推所出也

集傳曰白牡為周公之牲騂剛為魯公之牲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曰騂剛羅長源曰周牛以騂而魯牛以白此明僭郊而自為之制也嚴氏粲又曰從殷之白所以自比於宋也黃楚望曰禘者

殷諸侯之盛禮周公定為不王不禘之法以祫代之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命魯以殷諸侯之禮祀周公以示不臣之意故牲用白牡白牡者殷牲也騂剛者魯公之牲也又可見魯公以下皆合食於太廟而禮秩不敢同於周公若禘於羣公之廟則後世僭之此與嚴氏之意相似而黄較長

三壽作朋鄭氏謂是三卿或據令妻壽母合成風聲姜與僖公為三皆非王厚齋曰晉姜鼎銘云保其孫子三

壽是利則三壽乃古語也但未知何解

詩中事實惟膺戎狄無考其四年從齊桓伐楚盟召陵

謂之懲荆舒也可邾莒在魯之東而近海世與魯相爭

僖元年敗邾師於偃十月敗莒師于酈二十二年伐邾

取須句謂之荒大東也可徐素服於魯踰晁繹即至於

徐十四年楚人伐徐公孫敖帥師會諸侯救徐是荒徐

宅也徐即南夷而在淮南非及彼南夷乎詩人因公大

祀而先述先公所以保世滋大之由美公能敬承先志

克復舊宇至於膂壽未有父非盡虛詞但不免過於誇大耳

商頌

總論

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名頌頌之美者周用六代之樂故太師有之正考父為戴公大夫宋自微子至戴公僅十世而禮樂廢壞至於名頌無存非正考父則不可復問矣夫子取以附魯

頌之後斷無刪去七篇之理已詳卷首

商頌之文較周頌反似平易者周人尚臭殷人尚聲尚聲則音曲寬轉節拍紆徐所以格神明而發幽渺者蓋在乎斯不可不知

商有三宗今唯高宗中宗而太宗則無三宗皆中興之主其廟百世不遷必有專頌而軼之矣

那

那爲殷人尚聲之証通篇皆言聲樂中間於赫湯孫穆

穆厥聲二句尤極分明首曰置我鞉鼓奏鼓簡簡即記云讙以動衆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乃樂之始作非如毛氏謂鞉乃樂之成也詩分三節首節是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求神之事二節牲既入行九獻仍以鞉鼓為節第三節是九獻之終金鼓交作而萬舞在庭節次如繪

或曰記所謂尚聲特未迎牲先奏樂耳此詩貫祭之始終豈是未迎牲之樂且臭味殷豈不重不見烈祖之重

言和美玄鳥之重言大糦乎曰臭味之重何論殷周但殷尤以聲是尚耳就此篇繹之臭味未成先以滌蕩其聲既成則鞉鼓與管音並作焉而結之以依我磬聲但言聲不言味非尚聲之明証而何

奏鼓簡簡以下樂之音節至繁詩難悉舉故但以草竹二音括之而八音之克諧可知既和且平兼衆音而言非專指鞉鼓也

庸鼓有斁之庸當兼有鐘磬在内周禮鐘有頌鐘笙有

頌笙磬亦有頌磬頌即庸也與歌聲相間

周樂之不同於殷者在乎音容節奏之繁殺不在乎條理始終之差别故曰周因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郊特牲曰禘有樂而嘗無樂今此詩專言聲而曰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則殷人秋嘗有樂甚明此其與周異者也若其作樂之條理大抵無甚懸殊耳

烈祖

此序以為祀中宗之詩其首稱烈祖毛傳無明文鄭氏

謂指成湯其下及爾斯所之昕指主祭之時王歐陽公謂烈祖自太甲至紂皆是詩云烈祖即指中宗及爾斯所指助祭言其說與鄭不同蓋以中宗為殷三宗之一功烈頗盛其稱為祖者如丙以甲爲祖戊又以丙為祖也此於烈祖為創觧而要皆爲祀中宗之詩夫中宗爲湯之四世孫有桑榖之異復興商業其廟百世不遷特祀固宜但詩無明文可據而奏假思成等句又與烈祖同是以朱子改為祀成湯之樂而諸家多執序説不從

今按那主聲樂此主臭味那無祈福祝嘏此言豐穰降
康似那為迎牲之詩此乃迎牲後獻神之詩朱子改此
非無故也
和羹鉶羹也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是和羹也詩記曰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
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即戒平之謂按禮曰納牲詔于庭
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是羹定在納牲啟毛之後也

既戒既平在行禮之先而詔美則在薦熟之時於禮為

五獻

清酤者祼神之清酒載設也殷人先合樂以求神於陽而後迎牲迎牲而後祼非如周之祭先祼地以求神於陰而後迎牲也蓋聲陽也味陰也孔氏曰殷周之禮先後雖異而作樂行祼相去亦無幾是知殷祭亦未嘗不祼故曰既載清酤是祼也曰賚我思成是祼在後也

玄鳥

序祀高宗明見詩文朱子乃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主祭之稱則是祀祖庚矣考祖庚之有武功不見書傳而武丁非商家世襲之號是不可從也

首曰天命𤣥鳥降而生商雖無吞卵之文而顯有降命之語故愚以為吞卵流娀事或有之但不過聖人降生之祥耳簡狄吞卵自仍進御而生契詳見生民之詩

方命二句直就武丁說起言商自正域四方以後至中葉而微矣武丁既立乃班四方之命於羣后奄有九有

商之先后所以受命不殆者在武丁之爲孫子克紹前烈也稱武丁者在廟則名商尚質也

武丁之爲孫子遵武王之遺業任天下之艱鉅其德靡所不勝是以諸侯賓服威德遠加而奉黍稷以來助祭者在廟之濟蹌如是其盛也

邦畿千里三句承武王靡不勝言之言武丁中興之功與武湯之正域四方無異今日之祭四海來假由景山四周之大河以至皇都可卜殷之受命咸宜雖百世未

艾也

長發

序曰長發大禘也朱子承趙伯循解大傳之誤謂配唯始祖一人不及羣祖詩中兼及相土明非大禘因改是詩為大祫今詳考唐宋元明諸儒禘祫不同之說而折衷之知禘祫本無二祭禘非單祭始祖不及羣祖而序不可易也

按禮大傳及喪小記皆曰禮不王不禘大傳不王不禘

下接言之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焉端臨謂禮文止言一祭是也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祭止太祖大夫士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干祫及其高祖共是合祭祖宗但所及有遠近耳蓋天子五年之殷祭謂之大禘其禮獨隆諸侯無大禘合祭祖宗但可謂之祫不可謂之禘趙氏泥於祖之所自出一語遂謂配惟始祖一人不及羣祖不知始祖以下皆祖也記曰以

祖配之不包有羣祖乎長發之合祭祖宗正是大禘非大禘之外別有大祫也自朱子誤信趙氏以之注論語並因之以改序而楊信齋諸人推廣其意附會禮文以成其是謂禘為大祭不與祫混皆與禮不合也且夫祫禘何以本無二祭也禘非王者不舉祭法曰夏后氏禘嚳而郊冥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其制蓋始於有虞而三代因之爾雅曰禘大祭也即公羊傳所謂五年殷祭是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是

之謂禘其文從示從帝葢帝祭之稱又以審視昭穆為義也若夫祫之為祭於經不數見自大傳大夫士干祫外唯曾子問有祫祭於祖王制有祫嘗祫烝之文乃是時祭時祭亦合祭羣廟所以謂之祫其他別無祫祭而春秋文二年有事於太廟公羊獨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而大祫之名始見于是禮緯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語韋元成遂誤解公羊謂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漢光武詔問羣臣禘祫之禮張純即據緯書以對康成篤

信緯書遂謂祫大禘小王肅張融孔晁諸人又謂祫小禘大聚訟紛如而禘祫分以爲二矣不知公羊氏解大事為大祫者以禘之合祭為特大特祭一義以補諸經所未及耳祫之文從示從合凡合祭皆謂之祫通於上下故大夫士亦可干祫及其高祖也孔穎達曰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羣祖謂之祫杜預以左傳無大祫因以經之大事即為禘孔氏又曰祫即禘也皆不易之論也夫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古者日有祭月有

享時有類歲有祀可謂勤矣若三年一祫五年又一禘不且煩數而非所以敬祖乎漢元帝始創爲五年祫祭而不行禘禮司馬彪謂即禘祭章懷太子亦云祫即是禘然則禘不當改爲祫明矣長發之詩決當從序不當從朱爲大祫也

禘祭有混於大禘者二人主免喪即吉致新主入太廟而遠主當遷入祧廟因大祭而審昭穆之序謂之吉禘三年即吉而行之如春秋閔公二年書吉禘于莊公是

也或疑禮無吉禘明文閔之禫祭適當時禘之期故合兩祭為一耳不知閔之吉禘喪服猶未闋也春秋所以譏之而書於經況竹書紀年稱康王三年吉禘於先王顯然可証且雍非吉禘之詩乎一也天子諸侯四時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謂之時禘散見於禮文及春秋者非一如春秋昭十五年春禘於襄公定八年冬禘於僖公皆時禘也鄭康成謂王制所言是殷禮若周之時祭改夏禘爲祠矣故詩曰禴祠烝嘗也按郊

特牲亦曰春禘而秋嘗鄭指爲殷禮並無明証若春秋定公冬烝于僖公何以云冬禘乎似礿祠烝嘗通可名之曰禘故曰時禘二也吉禘時禘皆兼羣廟雖倶名曰禘而其禮皆殺於大禘毛奇齡曰吉禘亦稱吉祫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商頌玄鳥注曰祀者祫也其義一也時禘亦稱時祫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犆者特也天子以春礿為特祭而禘嘗烝皆合祭諸侯不然礿固特祭而禘則一

年特一年祫是時即爲祫非時之外又別有祫也是故大禘非吉禘時禘可得混也近時四明萬充宗著學禮質疑其辨禘祫爲一事尤極詳明但斷以大禘即爲時禘博引經傳而不顧其是否亦足悞人故爲之辨而附於後

萬氏曰大禘即時禘也大傳喪小記所言不王不禘皆指時禘不但禮文並無吉禘亦並無大禘可証凡禘歲舉必以午月蓋夏祭之禘乃時祭中最大之禮春秋一

一可證也其說凡數千言不可悉載夫時祭乃每歲之常祭大禘乃五年之大典今謂天子無大禘而但有時禘舉經傳一掃而空之以辯博文其武斷悞人甚矣按祭統曰夏祭曰禘時陽盛也其取義不過如此今以不王不禘為不王不作時陽之祭可乎古者諸侯時祭亦名為禘王制曰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又曰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也豈諸侯與王者之重祭同乎記何以云不王不禘乎大禘惟魯僭行他國未見妄干唯時

禘通於侯國若時禘即是大禘則魯僖非僭矣非背傳且以背經乎萬氏特以中庸言禘嘗之義與郊社對舉取以為時禘即大禘之証不知中庸以禘嘗對郊社者承上文脩其祖廟三節皆指時祭而言也執其偏謬欲以改古王之盛典願學者毋信其謬也

詩首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是禘所自出之帝也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昭明之子契之孫自契至湯凡十四世國語此詩作於湯崩之後是相土早為毀廟

之主而合祭於廟此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廟也末章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大禘之時功臣與祭盤庚所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契與禹同為堯臣而詩曰禹敷下土方有娀方將者言司徒之命在禹平水土之後乃推言契受命之始也或云禹既平水土是時有娀方大乃立其女而生契不但年分相去甚遠似契為堯所生之子矣

玄王桓撥毛傳桓大也撥治也言五品不遜百姓不親契為司徒而大治之而大國小國皆達其道也

幅員既長員與圓同詩緝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有娀方將言簡狄方將往為帝嚳之妃天已立子氏之姓而生商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齊集也日躋者日新又新也上帝是祗正聖敬日躋之實帝命式于九圍惟民歸于一德也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允執厥中也小球大球大國小

國所執之瑞綴旒以喻諸侯之心如旌旗之旒綴之於縿也旂之下垂者爲旒衆旒所著爲縿小共大共惟正之供駿大厖厚也爲下國大其恩澤薄取於下而不傷其財也

殷武

高宗當帝乙之世親盡當祧以中興功高百世不遷此新廟既成而祀之樂歌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古注謂即荆楚蓋南人尚鬼故曰鬼方也意其負固阻兵三年中伐非一次非竟

頓兵三載也此其冣後蕩平之舉耳百濮羣蠻之地林莽深菁其人隨服隨叛非窮其巢穴不足以安反側故必采入其阻以彰撻伐

來享來王享入貢也王來朝也非近者以時聘享遠者亦來終王之謂孔疏曰遠夷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於王其非來朝之日凡遇歲貢則有貢獻蓋待戎狄之禮當如此亦不必以要荒分二等

三章舉天命以柔人謂天既命爾衆君設此都邑于禹

所厎績之所必時以自戒歲時來脩朝貢謂天其庶勿予我以禍適乎爾於稼穡之事尤當盡心匪懈此正天所以命爾以主民者也

寢廟之成非高宗之脩之也此所重在德威之遠服與閟宮不同集傳謂立高宗百世不遷之廟據史記也方是祀高宗之詩

詩瀋卷二十